

京城名少，天之骄子，风华绝代。有多少人情愿溺死在他唇边所漾起的一抹笑里，除了米安。

两年前的北京，那个宽阔的酒店套房，朦胧的三四个身影……



kun
nuanlan
堃暖
蓝 [著]

米安情事

Mian Qingshi

上天注定的一场孽缘。
其中多少是孽？几分是缘？

淡定女与
众腹黑男

2012年

红袖最火爆

高干传奇

米安情事

MI'AN QINGSHI

望暖蓝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米安情事 / 堃暖蓝著.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229-05776-3

I. ①米… II. ①堃…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25802号

米安情事

MI'AN QINGSHI

堃暖蓝 著

出版人：罗小卫

丛书策划：李 子

责任编辑：罗玉平

责任校对：杨 婧

装帧设计：第七印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16 [http: //www.cqph.com](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 × 1240mm 1/16 印张：19.5 字数：385千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5776-3

定价：2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北京北京.....	001
第二章	孽遇.....	034
第三章	和你想得不一样.....	060
第四章	消逝成一吻.....	085
第五章	父爱撑起的天.....	108
第六章	破碎的美丽.....	130
第七章	米安，她是向家的人.....	150
第八章	不能再逼了.....	175
第九章	旧时的风华.....	200
第十章	最后一支舞.....	225
第十一章	豪赌.....	243
第十二章	相濡以沫.....	266
第十三章	爱，是这样.....	285

第一章 北京北京

这就是米安彻底要告别之前生活所踏出的第一步——进北京！

当车子驶入北京西城区的时候，米安摇开车窗闭着眼睛深吸了一口气，满鼻的尘埃，大气的城市，不安的人心。

她知道，自己以后的生活便是如此，危险、浮华、繁琐、杂乱，还有……令人恐惧的未知。

“以前来过北京吗？”

说话的人叫卢志海，他的第一秘书，应该他身边最亲近的人，这次她来北京之前在香港所消费的，包括怎样让她脱离他认为的那些不该要的过去，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包办的。

“来过。”

卢志海笑了笑：“我们先回家，首长还在等着。”

米安只是看着窗外，默不做声。

卢志海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米安，继续说道：“首长在军区大院的老房子里给你安排好了，两层小楼，给你找了个从南京来的阿姨。首长暂时先不和你住一起，让你自己先适应适应。”

米安悬着的心放下了，又点了点头。

直到现在，她依然觉得自己经历的一切像一场梦，或者应该说……她的人生，从她 001

二十岁那年怀上孩子开始，便已经滑入了荒唐的轨道。当她用了两年时间好不容易适应了自己已经是一个母亲之后，忽然间，有一个军装上满是星星杠杠的中年男人来告诉她，她不是现在这个家父母亲生的，她的父亲现在来接她，要她去北京，而且必须舍弃这里的一切，她相处了二十二年的父母，弟弟，还有……她自己意外得来的孩子！

对此，米安没有选择。

当然，她的离开让父母能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工作上更好的安置。还换来了弟弟未来的一片坦途。

“到了。”

卢志海先下了车，给米安拉开了车门。

米安下车，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一排整齐的军用牌照车队，这栋外观看起来朴素异常的二层小楼门前，站着四名身穿笔挺军装的军人。

米安在用红木窗棂拼成的格子落地窗前看到了因为他的一个念头而改变她后半生的男人，她的生父——佟鹤然。

“首长，米安来了。”

卢志海象征性地扶了米安一把，让她喊人的意味很明显：“米安，这是你爸爸。”

米安站在原地，看着佟鹤然，沉默着没有叫人。

佟鹤然转过身，锐利的眸子扫了米安一眼，轻轻摆摆手，像是自言自语的喃喃：“你比照片上看起来还像你妈妈。”

米安想到了香港那间老房子里的黑白相片，那个穿着旗袍的优雅女人。

佟鹤然转面问卢志海：“香港的事儿都妥了吗？”

卢志海忙应道：“该办的都办了，东西都是按您交代的买的。”

他看了看米安，朝首长走近几步，宽慰道：“米安到底刚知道这些，是有些不适应。”

这一老一小的看起来都极为生疏，卢志海和米安这从见面到相处，下来少说也有月把儿了，米安心里想什么，他不敢说摸了个门儿清，可还是知道些的。

按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当他的女儿，谁不想认？！

可卢志海看得出来，米安就不想，到底，她还是同那家子感情深！尤其是……谁能想着，这么一个刚二十二的姑娘，自己还是个半大的孩子呢，怎么就有了个儿子？！

他带米安走的时候，她就抱着自己的儿子哭得一抽一抽的，到底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骨血，她自己年龄小，责任心或许没到那份上，可是出于本能……还是舍不得。

这一来没感情，二来加上这么点硬被分离的恨，三来对周遭陌生一切的抵触，首长又是这么一个脾气，卢志海想，这父女俩，哪能一时半刻就亲近起来呢？



卢志海又看了一眼米安，又说：“先让米安上楼休息吧。”

“米安。”佟鹤然叫了她的名字，然后掩饰性地咳了一声，才说，“这房子还是老格局，你上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就对这儿阿姨说。”

“我先上楼了。”

这算是米安对佟鹤然说的第一句话，佟鹤然点点头。

站在一旁的阿姨领着米安上去了，刚走到楼梯转角的地方，米安就听到卢志海对佟鹤然道了一声：“首长，米安有孩子的事儿……”

卢志海观察着首长的脸色，适可而止了。

佟鹤然的眉头止不住地蹙了起来：“压着！胡闹！太胡闹了！”

后面这两句，责备的显然就是米安了。

这边，米安冷淡地随着阿姨继续上楼。

房间里，卢志海给她找来的阿姨正在整理她从香港带回来的箱子，一件件的衣服得到舒展，那细小的褶皱被她用手掌缓缓地抚平，先挂进衣柜的是那几件特意在香港找曹韵老先生手工定制的旗袍，纯手工制作。

曹先生曾说过：用精细的手工艺将女性曲线完全表现出来，透出一股端庄典雅的东方韵味，这是中国旗袍的魂。

米安转身看见那件瓷蓝色丝绒旗袍，仿佛又看到了香港老宅子里那个女子的照片，照片中的女人，并不张扬，也不矜持；并不夸张，也不自大。她的美，即使隔了岁月再看，也是沾染着怀旧气韵蹉跎着的烟雨红颜。

卢志海告诉她，相片里的女人就是她的母亲，阮怜苡。死于1997年，只有二十九岁。

对于佟鹤然和阮怜苡为什么在当年扔下米安不管交给别人抚养，卢志海只说了三个字：不得已。

可佟鹤然在北京是结了婚的，他还有个儿子。而阮怜苡只活了二十九岁便死了，一个人，一座奢华的英式古典老宅，两个人年龄上的差距，一个被抛弃在外的女儿，一声“不得已”，便掩盖了所有的往年香艳。

米安想，若不是佟鹤然的妻子早亡，如今连那唯一的儿子也意外地死了，他肯定还不会这样找她认她。

米安在北京的第一个晚上，睡得并不好，天不亮的时候，就起来坐在二楼东侧的格子窗边的藤椅上，看着窗外破晓的天空。

收养米安的家庭，说起来是书香世家。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后来，她爸爸跟着一股热潮投身了贸易生意，不过做事太过稳当，生意做得很平淡，没一夜暴富，但也算小有资产；弟弟刚升高中，就在南师附中读书。

如果不是被迫，米安知道，她现在不会在北京。

还有孩子……想到昨天她上楼时他的那两声“荒唐”，米安能感觉到他的厌恶！

“米安。”

米安被人轻拍了下，才回过神。

阿姨告诉她早餐做好了。

“哦。”她连忙起身，进屋去换衣服。

等米安下楼的时候，刚走到转弯口，就看到落地窗那儿，一个男人，凭栏站着。

简单的一件纯色衬衫，领口向下的扣子敞开两颗，袖子挽到手肘处，手里拿着iPad，低头看着。

“米安。”

阿姨的手里端着一碗鸭血粉丝，站在楼梯口招呼她：“来吃早餐呐。”

米安下楼，看着阿姨又给她张罗了一笼蟹黄灌汤包，坐到餐桌旁。她看了一眼倚在落地窗边的男人，依然看着手里的iPad，那阿姨也是自顾自地忙着，像是习惯了他站在那儿一样，没有招呼也没有不适。米安垂下眼，刚要动筷子……

“咦，泽楠，这么早？”

这才刚七点！

是卢志海，他进来看到窗边的男人，虽然叫得很亲昵，可依然透着小心。

陶泽楠抬了头，但也只是浅笑，没有做声。

卢志海心里有分寸，走了两步看到餐厅里的米安，她刚挑起一筷子粉丝，准备往嘴里塞。

“欸……”

卢志海刚要开口，佟鹤然提了保温桶进来了，当下，他是出声也不是不出声也不是，今儿起得怎么就都这么早！

佟鹤然进来，本来看到陶泽楠自然要说两句的，可一瞥眼看到了餐桌旁的米安，她刚喝了一口热汤，筷子挑了个蟹黄包，吃得倒是慢条斯理，且理所当然。

卢志海看了佟鹤然的脸色，往前两步想要提醒下米安。

佟鹤然就已经走到餐桌前，把手里的保温桶往桌子上一放，“咚”的一声，不大不小的一道音。

米安抬了头，眸子里一片淡然，可没吭声，还是继续吃自己的。

“你有没有规矩！”

佟鹤然瞪着米安，老军人面部坚毅表情透着几分凛冽，模样更像是看一个犯了错的下



米安还是不说话，可放下了筷子，鸭血粉丝袅袅的蒸汽氤氲着她的脸，透出来的，除了冷漠还是冷漠。

“啪”！

就听见佟鹤然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米安没防备，还真被惊了一颤。

佟鹤然是真生气，他放米安一个人住这房子里头是考虑她刚来，要给她时间和空间适应，可到底是自己的女儿，他也想亲近……这一大早的，眼巴巴地让佣人煮了薏仁米粥，从早上五点一直小火熬到现在，又弄了一道虾饺皇和野山菌小炒。弄妥了，一路上是他捂着拿来的，可一进门——

“谁教的你，是不是连一句话都不会说！”

卢志海也听出来了，赶紧上前把那保温桶给拧开，打圆场：“米安，你爸爸给你带早点来了，来来，把那粉丝放下，喝粥。”

米安不动，你从面上还真看不出她心里想什么，透出来的，就两个字，冷漠。

卢志海知道首长气什么，倒了一碗粥走到米安身边，放在她面前，低声道：“叫你爸爸啊！”

米安终于说话了：“他又不是我爸爸。”

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

卢志海的手里还端着那保温桶，佟鹤然的眼神怔怔地一点一点地向下，停留在米安冷漠的脸庞上。

“米安……”

像是一声叹息，其实，什么声音都没有。

“佟叔。”

陶泽楠终于收了手里的iPad，拿起进门时随意放在窗台上的档案袋，走过来道：“您要的东西。”

“哦，泽楠啊……你亲自送来了。来，坐。小黄，泡茶。”

佟鹤然自己接了档案袋，一副恍然的样子，连忙扶了陶泽楠的胳膊，让去了小客厅。这是在掩饰呢，刚才看到他，却没有招呼他……佟鹤然暗自摇了摇头，都是米安给气的。

黄阿姨倒是惊了惊，她跟了首长在老宅子里不下五年了，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来找首长，都说是送文件的，听指令的，可还真没见首长对谁这样客气过。

那边佟鹤然和陶泽楠去了小客厅，这边卢志海放了保温桶对着米安碎碎念：“米安，你刚才那句话太伤人了。”

米安还看着那碗鸭血粉丝，也不是想吃，就是想找个地方看看，她想家。

卢志海一声一声的“语重心长”，可她真听进去了？！

半点都没有。

茶，泡的是狮峰龙井，芽芽直立，汤色清冽，幽香四溢。

佟鹤然端着杯子，问道：“泽楠，你爸爸身体还好吧？”

陶泽楠把那茶喝了一口，抬起头：“挺好的，谢谢佟叔关心……”

正说着，忽然听见卢志海喊了一声：“欸，米安……你别……”

佟鹤然也不顾陶泽楠说什么了，立马起身去了餐厅，一看，米安正拿着把剪刀绞自己头发！

卢志海也不敢拦，就见她可着劲儿地绞自己的头发，一把一把的往下掉，抬眼见了佟鹤然，还是这样。

卢志海见着满地的头发，脑袋都疼：“怪我了，说是认她前拿她的头发去验了DNA。”

米安这是剪头发都让他拿去验呢！

“米安！！”

最后，还是佟鹤然一声痛心的怒吼，把米安给震住了，她住了手，卢志海连忙上前去抢了她手里的剪刀，那本来挺长的头发，就被她给糟践得，一边长一边短的，参差不齐。

“佟米安！你给我听好了，现在不管你是认不认，你身体里流的一半是我的血，不能否认，我佟鹤然就是你老子！”

佟鹤然脾气上来了，气得紧盯着她：“去！让你卢叔带着你去把你头发收拾收拾。”

“不去。”米安还犟着。

佟鹤然听了更气，刚要开口——

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跟着来的陶泽楠出声道：“佟叔，我带着她去吧。”

佟鹤然心里一惊，扭头看了向陶泽楠。

“不。”

米安低下头，说了一声，不大不小，刚刚好，很清晰，谁都听到了。

佟鹤然微皱着眉头回望了米安一眼，她低着头，不过，眉头也是皱着，显然，不愿意。

佟鹤然又看向陶泽楠，语气里有那么点不自然：“你忙你的，还是让卢志海带着去吧。”

陶泽楠还是那样淡淡地，唇微微弯着，看着米安浅笑：“你是跟我出去，还是跟卢叔叔？”

这话，显然是对米安说的。他竟然没理佟鹤然！

米安抬头，只说了一个字：“你。”

陶泽楠手里把玩着车钥匙，潇洒地转了个身，随意道：“车里等你。”



米安没什么好捋饬的，就是拿了根皮筋儿把那乱糟糟的头发随意地给扎了起来，换了鞋，也没看佟鹤然，抬步就出去了。

佟鹤然明白，米安是同他作对呢，他要是同意了，她肯定不去。

卢志海跟着米安，在门口叮嘱她中午一定要回来吃饭——可人连头都没点，谁知道听进去了没有。

米安刚下了台阶，一辆车滑了过来，稳当当停在她眼前，车窗落下来的时候，米安看到，车里面，坐着漂亮的陶泽楠。

米安坐进来，陶泽楠发动引擎的时候笑了一下，别说，笑起来更好看了。

“米安对吧，我是陶泽楠。”

说着，还真腾出一只手伸了过来。

米安不太情愿地过去握了握，道了声：“你好。”

陶泽楠车开得不慢，米安看到他一路到了朝阳公园的西门，然后停了车。

下车后，米安抬头看了一眼，下意识地咬了下唇，瞧瞧，这纨绔子弟大早上把她带什么地方来了。

苏西黄酒吧。

1963年，一部好莱坞电影《苏西黄》，剧中寻梦香港的美国画家邂逅了东方美女苏西黄，一段浪漫的故事就此展开……自此，“苏西黄”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性感的东方符号，蕴涵了乱世香港的风花雪月，神秘的东方女子和袅娜的旗袍，成了萦绕在西方人心中的情结。

据说，这里是京城最糜烂的酒吧，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在某段时间就沉溺于此。

“这是夜店。”米安一动不动地对走在前面的陶泽楠说道。

陶泽楠转了身，似笑非笑的：“我知道。”

一句话，这身上的少爷脾气——

米安也勾起了唇，瞧着陶泽楠利落地转身——谁说“妖洞”的门，白天一定会关上？！

踩着苏西黄酒吧的实木楼梯拾级而上，鞋跟轻叩地板发出“吱吱呀呀”的节奏，楼梯的拐角处，青石墨水缸里供着数朵白莲。

陶泽楠的身影刚到了那木制彩漆的垂花门廊边，就有人迎了上来。

“陶先生，这么早。”

陶泽楠低头对那人低声说了句什么，那人一边把他往里面领一边应道：“行，您先坐一会儿。”

安排妥当之后扭头便去了三楼。

陶泽楠漫步到吧台边，随意地坐了下来。

“来杯Pé trus。”

持着酒杯，他看到米安坐在了他的身旁。

陶泽楠慢慢地喝着红酒，说道：“你喝Perrier吧。”

米安抬眼看他，依然懒懒地倚着吧台，唇角带着笑，眼底，却氤氲的一片，看不分明。她没有回陶泽楠的话，手搭上了玻璃面的大理石吧台，对着吧台里的调酒师，轻轻地说了一句：“Tonic，加两块冰。”

陶泽楠扬了扬眉，倒是没有阻拦，只是轻声道：“听说过JoeLeong吗？”

米安摇摇头。

“他剪头发还是挺不错的……”

“泽楠！”

正说着呢，一道愉悦高扬的声音打破了“苏西黄”这难得的宁静，声音刚落，人就冲了过来，那么高的高跟鞋，飞过来落进陶泽楠的怀抱时就像只轻盈的小鸟。

她勾着陶泽楠的脖子，嬉笑着：“你是来这儿过早的啊！”

陶泽楠笑着捏了捏怀里女人的脸：“玩通宵？”

她笑咪咪的：“不是，我一姐们儿想找JoeLeong弄头发，听说他这阵子落这儿都没挪过窝。我姐们儿找了他三天都不露面，所以我就来瞧瞧，这些所谓的大师都这样，爱装！”

说完，她的双手搂着陶泽楠的俊脸，更贴近了些：“你这么早来这儿是干吗？”

陶泽楠一手勾起她的发丝，正要开口——

“陶先生，Joe说他拿了东西马上过来。”还是刚才在门口迎住陶泽楠的那个人。

这女的一听这，脸上的笑容明显地沉了一下，而这时，她好像“才”看到旁边的米安。

而她也只是看了一眼米安，便转过头眼望着陶泽楠，也没再提JoeLeong的事儿，转了个话题：“欸，泽楠，有一阵子没见过泽晓了吧？”

陶泽楠笑着摇摇头：“嗯……他忙。”

“呵，泽晓这两年还真转了性了。”她说着，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

陶泽楠摇开火给她把烟点上，嘴角勾着，还在笑，不过眼睛里多毒。

“向以吟……”

“砰”的一声。

米安扶着玻璃杯的手抖了一下，杯子滚在玻璃吧台上，里面的Tonic混着冰块洒了出来。

008 陶泽楠侧过头，刚要说话，却看到米安睁大的眼睛里溢满了惊乱，她的指尖，微微地

在抖着。

“米安？”

陶泽楠蹙着眉拍了拍向以吟的肩，向以吟从他身上滑了下来。陶泽楠倾身，靠近米安，想去捉她的指尖，却被她闪开。

“没事儿，就是手滑了一下。”米安偏过了头，只留给他一个侧脸。

陶泽楠的手还伸着，有点僵。

向以吟倒是多看了米安两眼，在京城会这样扫陶泽楠面子的女人，可真还没生出来呢。

“陶先生。”

提着工具箱的Joe Leong走过来，正好化解了现场的僵持。

陶泽楠抬头看了眼Joe Leong，接着，伸手快速地取了米安绑着头发的皮筋儿，乱糟糟的发丝顷刻间流泻而下。

而他，慢腾腾地坐正后，只说了一句：“麻烦了。”

Joe Leong把工具箱放上了吧台，没等米安反应过来，一只手就摁住了她的发顶，说道：“难得这么长头发，想要什么样儿的？”

米安还没说什么，陶泽楠就接口道：“自然点就行。”

Joe Leong笑了笑，持着剪刀顺着肩头略下的地方一剪而下——他的速度很快，陶泽楠就在旁边看着，Joe Leong到底是在英国待久了，他的出手“英伦风”线条感很浓厚，但体现出来的还是自然和舒服，松散随意的层次，稍显凌乱的质地，自然地摆在肩上，很随性。

米安看着吧台上从装饰水晶中透出的影子，怔愣着……她的长发留了两年，而剪去，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的时间。

“向以吟……向以伦的妹妹？”

Joe Leong的一声疑惑，生生地把米安从怔愣中劈了回来——

“人在这儿，怎么搞？”

“先下药吧。”

“放几颗？”

“欸，看着点儿，别给玩死了。”

“又不是没玩死过人。”语气里全是不屑，“她可把尚满玩得够够！说真的，这小娘们够有胆儿的！玩高点也没事儿……欸，你还真把药全都放进去了？”

“有反应了！是不是要醒？”

有人过来扳住了她的脑袋，看着她紧闭的眼睛微微地眯成一条缝——

他轻柔地问了一声：“醒了？那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还没反应过来——疼！真他妈疼！

“向以伦！血！”有人讶异。

“竟然还是个处儿。”有人淡然。

向以吟应声回话的时候原本安静的米安突然间站起来，她的脖子上还披着那块沾满发丝的软毛巾，一个字都没有说，带着毛巾拔腿就朝外面跑。

“米安！”

陶泽楠下意识侧着腰，伸手想拽住她，谁想竟然被甩开了，还磕了一下，生疼。

向以吟蹙着眉，像是蛮心疼地执起陶泽楠的手。

“瞧，都红了。你哪儿钓的姐儿，整个一孩子！脾气还不小！”说着，还真拿起来给他吹了吹，眯着眼睛问，“疼不？”

米安跑了，陶泽楠看到她到楼梯口的时候把毛巾甩在了地上，不过他没有站起来去追米安，倒是把自己的手从向以吟的手里给抽了回来，淡淡道：“是佟米安。”

向以吟的眼睛睁大了些：“就是她啊？！那怎么是你给领出来了？”

陶泽楠有些烦躁，不过没露出来，也就是笑笑：“不是我给领出来，那可就是泽晓喽。”

向以吟微微眯眼：“你什么意思？”

“就字面上的意思。”

说完，脚尖勾地，陶泽楠站起来，慢悠悠地转身下楼，只留向以吟在那吆喝：“陶泽楠！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她又关泽晓什么事了！”

米安跑出了“苏西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赶紧回去，收拾东西！她要回家！南京的家！

慌张地直往前冲，好像后面有人一路追着她一样，眼睛都是模糊的，耳边只有自己的厚重的呼吸声，脚下，步子乱得随时都能摔倒。

下一秒，汽车的长鸣惊得米安没站稳，栽倒在前面的人行道上。

有好心人过来搀扶：“您没事儿吧？哪不舒服？”

米安没有动，及肩的头发垂下来，遮住她布满泪水的脸，只是摇头，一直摇头。

那人见状，只能松开手，不过还是宽慰了两句：“这年头，谁没有那么一两件难事儿，想开点就好。”

人走了，也没第二个人再来扶。

米安就这么低着头，人来人往的大街上，她什么都听不到，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向以伦！



“欸，处就处了，大家倒是说话啊……”

“以伦！你慢点！到底是雏儿，还下了这么猛的药，你看她……”
片刻……砰的一声关门声。

有人凉凉地闲侃：

“得，走的走了，这个也快昏死过去了……怎么办？还玩不玩？”

米安的双手抚着额头，肩头微微地抖着，豆大的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地上，内心的恐惧，像长了獠牙的恶口，一点一点地吞噬她的心。

“孩子是谁的！你说！到底是谁的！”

“米安，告诉你爸爸……这孩子到底是谁的！你这肚子，还怎么去上学……”

“你们谁签这个字？我要先说明，病人身子不好，孩子都这么大了，若真……”

米安拼命地摇着头，双手下滑，不能再哭了，不要再哭了，该哭的两年前都已经哭够，过去了，都过去了！她告诫着自己，一遍又一遍地抹着脸上的泪，可怎么抹都抹不干净。

“呜……”

像是悲鸣的小动物，米安抑制不住地发出一声呜咽。

她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唇，硬是不让自己再发出半点声音，抽泣声也不行。

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陶泽楠就这么看着倒在地上的米安，看她用手背粗鲁地擦拭着自己的眼角，看她的肩膀抖动得厉害，看她死死咬着唇的样子——

陶泽楠手里提着车钥匙，转过身，他不想管的，可犹豫了下，还是走过去，站在米安眼前：“走吧，送你回去。”

米安听到陶泽楠的声音，眼泪一下子就止住了，她擦了擦泪痕，从地上站起来，声音还是很冷静地：“谢谢，我知道怎么回去。”

她转身，往前走了几步拦了辆车，坐上去，连看都没有看陶泽楠。

独留陶泽楠站在原地，遭路人侧目。

米安忽略了一件事儿，现在她住的地方是军区大院，入出的车哪个不是军用牌照，一般的车，根本就进不去。那出租车司机眼睛也亮，车都不往跟前去，就停在马路对面。

米安下车的时候人还是浑浑噩噩的，直到走到门口，门卫把她拦住：“您找谁？”

“我住这儿，昨天刚住进来的。”米安这会儿倒是清醒了不少。

卫兵不认识米安，问：“那您住几号楼？”

“我说我昨天刚住进来的！”

米安刚进去一天，一路上连车都没有下，她哪儿知道。

“您可以打个电话，让您家里人出来接您。”卫兵很执著。

米安的双手插在兜里：“我没电话。”

她的手机来的时候就没让带来，一路上也都是卢志海照顾的，他们不让她同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人联系，所以，也就一直没让她用手机。

“那您告诉我您家人的名字，我给您拨过去，问问。”

“佟……”佟鹤然的名字临到嘴边，米安又改了口，“卢志海。”

门卫敬了礼，道：“您稍等，我给您问问。”

不一会儿里面就传话出来：“没有。”

米安想了想，又说：“卢志海是他的机要秘书。”

卫兵还挺死板：“请您直接说名字。”

“卢志海是他的机要秘书！”

米安被这卫兵折腾得有些搓火，她不想提佟鹤然，要不是佟鹤然她这一辈子都不会再来北京，她一辈子都不想记起两年前的事儿！

卫兵也被米安弄得涨红了脸：“对不起，您这样我们不能让您进去。”

正僵持着——

一辆高级轿车转了个弯儿要驶进来，卫兵立马立定站好，敬礼。

米安杵在那正当口，还在说：“我知道卢志海的电话，你给他打。”

高级轿车摁了下喇叭。

米安还在报着号码，没动。卫兵见状，急忙走过来。

这时——车门忽然开了，从司机位上走下来一个年轻男人，一身的军装，没穿外套，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有扣，一双修长的腿完美地包裹在笔挺的军裤下。

“佟米安？”

这年轻的男人就站在自己的车边，看着米安。

米安不认识这男的，可还是点了点头。

他绕过车打开副驾驶座的车门，道：“上来吧，我正好要去见佟叔。”

说着，他从那皮椅上把外套捞了出来，门卫兵的眼睛睁大了，军服外套的肩章上明晃晃的三颗星，上校军衔！

这三颗星，是多少人奋斗一生也得不来的，可眼前这个年轻人，也不过三十左右就成就如此。让人看着，绝对的艳羡。

米安朝这男人走过来，坐进他给打开的副驾驶座。

坐进去，男人要关车门的时候微弯腰从外面看着她，浅浅地笑着：“你也不问问我是谁？”

米安低着头想，问了也白问，反正我不认识。可面上，抬起头看他，只是笑了笑，还是没说话。

012 可就是米安抬头的一瞬间——她今天穿了件深V领子的宝蓝色薄线衫，方才是低着



头，及肩的头发遮着脖子，现在头抬起来，发丝滑动，以他的视角正好看到她修长颈项，还有那条细致的白金链子以及垂在尾端的吊坠，镂空的雕刻，独一无二的复古造型，镶嵌钻石的技术很像是20世纪40年代Cartier的做工。

男人紧盯着这条项链，僵着身子一时忘了关车门。可愣神也不过是一瞬的时间，他很快就回了神，关上车门，绕了回去，上车。

门卫放行，在军区大院里面，男人的车开得很慢。

“以前来过北京吗？”他问得很随意。

米安点头。

他又问：“都玩过什么地方？”

米安没有回答，头也偏过一旁看着车窗外。

他也没有再问，车速快了一点，不一会儿，米安就看到了她住的那栋两层小楼，老远的，卢志海就在门口张望着，像是在等人。

车靠过去的时候，卢志海就迎了上来，替他开了车门，笑呵呵道：“泽晓！”

可看到旁边坐着米安的时候，卢志海的笑容僵在了脸上，可紧接着，又不着痕迹地化开，依旧笑呵呵的：“米安回来了。”

“卢叔叔。”

陶泽晓下车打了声招呼，又绕过去给米安开了车门，才锁了车，随着卢志海往里面走。

米安跟在后面。

卢志海脸上笑着同陶泽晓寒暄，心里纳闷着呢，这早上是跟着弟弟出去的，可现在怎么又跟着哥哥回来了？！

进了屋，陶泽晓问了正题：“佟叔找我什么事儿？”

米安就跟在其后，卢志海不方便说话，他把陶泽晓带到小客厅坐下。

黄阿姨泡了茶，端过来。

米安离他们远远地坐下，手里捏着一只茶杯。

陶泽晓坐在沙发上，应对卢志海的同时，挑眼看了下米安。

她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手里的水也不喝，就是紧紧地攥着那杯子，微微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半边脸，看不到她的眼睛，只看着她的皮肤很白，鼻子小巧挺拔，下巴有些尖，线条优美，唇很红。

“来，泽晓，先喝茶，首长书房接个电话，你坐着先等一等。”

陶泽晓笑笑，端起杯子，道：“不忙。”

这时，米安突然间站起来了，还攥着那杯子，看着卢志海，问：“他……在书房？”

卢志海愣了下，也赶紧地站起来：“在，在！”